

內江縣志卷之十

藝文

苞符宜秘立一畫以開天龍龜獻奇制六書而紀事  
天祿石渠之貯煥同文於帝室王家名山古壁之藏  
傳斯道於通儒逸士是以輶軒問俗不遺小國之音  
而珠劍騰光亦壯名區之色內邑文峯筆立字水環  
流金卿莊叔之奏賦彤墀雄文倚馬麗巖大洲之看  
花閨苑健翰凌霄凡有關於國計民生無嫌其質苟  
無類乎候蟲時鳥雅樂與傳其餘咏出香閨鸞賡鳳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一

唳亦有題畱名翰韓利秦渠遷之踈固之密曲雖異  
而工同枚之速馬之遲精既凝而妙合總冀滌糟存  
液尤期遠紹旁搜古以今傳合志者自繩繩其日繼  
前為後範有心人將一一其兼收矣作藝文志

唐

志載與類選不同悉以朝代為先後俾閱者易知  
來者易續如必分體彙登恐世遠難於檢核特注

花萼樓賦

以花萼樓賦一  
首并序為韻

范崇凱

狀元  
邑人

開元中歲天子築宮於長安東郭有以眷夫代邸  
之義舊者中宮起樓臨瞰於外乃以花萼相輝為  
名蓋所以敦友悌之意也銀榜天題金扉御闕俯



一盡一國旁入萬里崇崇乎實帝城之壯觀也是時  
海內賓薦之士咸遊仙署馳神累日以待問於有  
司有司盛稱茲樓並命賦之小子庸蔽敢同頌美  
詞曰

惟唐六代盛德被於幽遐彌元都暨丹穴掩扶海於  
流沙莫不推福祚之攸永極威靈之所加敦本旣同  
夫義軒之日睦親又比乎棠棣之花裂土苴茅以表  
慶賜珪分瑞以聯華信可以受無窮之祉而保乂我  
皇家者哉廼命有司濬池隍繕城郭將崇大壯之義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二

載攷方中之作繚垣牆周乎舊宮設井幹而爲新閣  
旣集旣繩已揆已度望馳道而通禁林走建章而抵  
長樂攢畫拱以交映列綺窻以相薄金鋪搖吹以玲  
瓏朱綴含煙而錯落飾以紛繪塗之丹雘飛梁廻遶  
於虹光藻井倒垂乎蓮萼信神明之保護亦列仙之  
憑託於是乘輿乃登夫翠輦而建華旒鈎陳驚道兮  
環衛周命期門使接蹕將有事乎娛遊六龍驤首以  
啓路八駿騰光而夾輶且肅肅以穆穆幸夫花萼之  
樓然後層軒四敞聖情周顧遙窺函谷之雲近識昆



慕相攜良友上層空登樓讀公送友作水遠城兮山  
橫郭當時落魄究何傷萬古芳名滿幽壑樓上徘徊  
天氣清欲下層梯未肯行歸來晚上歛星閣對江翹  
首望長庚



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祇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  
百里雞犬靜廬舍機杼鳴逢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  
遊子睹佳政因之聽頌聲

題翔龍山

蔡德裕 邑令

城南山頭春艸生城南澗下春水平渡澗涉波凌紫  
青重樓複閣煙雲橫煙雲何渺茫畫錦湛彼蒼青天  
四望欲飛去未忍遽辭鷓鶴行

宋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四

內江縣重修儒學記

鄧棐 邑令

州縣事未易縷數而教化爲首務學校者教化之所  
自出事無大於此者知所先後於從政乎何有內江  
學宮占邑境最勝處江山之富棟宇之雄非他邑比  
荆建之久日就頽圯異時長令非不知先後之宜第  
能補苴罅漏以苟歲月至鳩工聚材革易蠹敝重煥  
而一新之則憚而弗爲棐視事之始恭謁先聖奠  
畢循東廡登講堂觸目數多傾仄特恃撐柱以爲固  
四顧而出懼將壓焉退自惟念非一勞豈能永逸欲



革故鼎新作吾儒之壯觀屬初到官邑事倥偬未遑  
既逾年稍稍有緒則前日所欲興葺者寤寐不忘因  
會同僚洎諸識事議其事皆曰可相與計工度費約  
三百緡非獨力所可辦遂分委職事者於一邑之士  
出力相助咸樂從之卽市材糴糧委一僚佐董役用  
力於十一月之戊申落成於十二月之壬辰翔建講  
堂重修門樓及兩廡五十餘間經營終始一椽一粒  
不以煩民而役不踰時工不告勞規模克就以至圖  
像欄楯牕牖之飾纖悉備舉率自一二僚友協贊服

儒衣冠者翼成僕何力之有焉竊觀古之良吏有下  
車而修庠序之教者非不知兵農之急務而特汲汲  
於此蓋知所先後故也棐備員幾終更始暇及此有  
愧於古人多矣輒書歲月以望後君子葺而廣之無  
使鞠爲園廐以取譏於當世甚大惠也紹興辛未十  
二月二十六日右從政郎定差內江令主學事勸農

鄧棐撰

萬里坡記

劉達之

邑人

坡有舊名陋不可言以萬里名坡自費行父始行父



來增吾鄉歲乙卯再被鄉薦捷者始登此坡後五歲  
余接其武吾黨之士莫不孜孜以詩書自奮皆恥坡  
名之陋而諱之行父因鄉人之不悅其名也一旦訪  
余顧謂余曰自有此山卽有此坡然以捷書而登是  
坡者實自余始則更其名以狗鄉黨之志君其謂我  
何予曰山川文物以人爲重名稱之陋君子諱之曾  
子之於勝母漢祖之於柏人皆此類也行父有志於  
此必能洗其陋而發其祥徽稱懿號吾黨之所願聞  
焉行父曰萬里之遠自此始進士之升自鄉選始往

來之捷取道此坡者皆前程萬里之權輿也所以萬  
里而名諸予曰然昔蜀主使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  
南橋歎曰萬里之路自此而始因名之曰萬里橋行  
父以萬里名坡君家故事也取義如此豈不躋歟因  
舉是名以告吾黨之好事者將梯級而修治之衆皆  
悅語行父屬予作大字刻之坡之懸岩旣事又屬予  
爲記期望吾黨之意蓋不淺也夫地名杜固世出衣  
冠今坡名萬里異時文物之盛山川改觀必有如樂  
城鄉三柱里之榮可不紀歟宜書之以傳不朽云嘉



定戊寅年里人鄉貢進士劉達之紀

大丞相趙文定公自資中還內江記

楊

樞資中守

丞相大觀文沂國趙公以東川鎮鉞晝繡來歸彌節鄉郡為父老大夫七日留乃歸內江之府第郡守楊樞執門生禮敬餞於東岩公命以一時賓客直秘閣新利路運副韓炳新巴州趙伯總新恭州趙善詔新大寧監黃中前昌州黃圖南新富順監黃裳制幙勾龍復成與俱語出林杪慷慨與坐客盡醉公亢大節於天下而畧位貌於鄉黨於是氣凌八極矣樞請磨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七

翠壁紀盛事共託公為不朽咸曰然淳熙壬寅二月十七日題

齊國公趙氏譜牒

趙

昱

邑人

公諱之禮字安道其先唐中書令淮安王德誣起蔡世以忠勛為襄陽節度淮安之元孫洪守安夷至公父贈太師忠三世太師葬縣東荆溪公資有遠識意氣豁如少貧不撓老富能仁好義而樂予尊賢而厚族平生施之不自以為善年五十卒實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葬以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夫



人同郡勾龍氏年六十六以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卒以乾道三年十二月九日祔葬於盤石縣華萼何都山之陽夫人封在公墓南二男存贈太師秦國公輿故登仕郎女子嫁故廸功郎萬州司理參軍何敏中孫八人曰宏曰翊故登仕郎曰雄故右丞相衛國公曰邨贈承事郎曰雅曰維曰雌曰榮故廸功郎夔州巫山尉曾孫十二人曰杲故承務郎曰晟曰昺故通直郎昌州大足令曰旦曰昇曰昱奉議郎簽書東州節度判官曰望曰晨承事郎監成都府犀浦鎮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八

稅曰旻宣教郎知石泉神水縣曰易將仕郎曰暹承奉郎曰萬孫曰秦孫承相既貴詔贈公太子少傅累贈太子太傅少傅太師追封歷薛鄭齊三國公贈勾龍夫人永陽郡夫人累轉歷陽郡盛薛鄭齊三國夫人慶元五年曾孫昱謹識

相機岩記

郭明道

學長

內邑古號中江隋避上諱易今名則此縣之建蓋千幾百年矣由縣署踰江而東有山曰降福山山之下有泉其深不可測世言神龍之所宅故名曰應龍岩



舊爲禱雨之所在信不誣矣若之側有二徑出於澗  
谷之中左可以通普遂右可以達昌合皆通都大邑  
往來之要衝水雨方降其徑沒爲泥濘而濫濤漲流  
直抵岩之下遠近過往者睥睨而不能進然有縣以  
來歷年如此之久而日夜行者不知幾千萬人也皆  
坐視而無如之何大丞相趙文定公三世孫曰相機  
一日遊於山之上四顧眺望曰是江山之勝會而東  
西千里所經之要路乃屈曲汚下使民之病涉如此  
於是開其岩而平下之命工砌石白山而下瞰於橋

平直如砥自是往來者安行徐步可直達之江其二  
徑合爲一皆從岩而下平坦夷直分而爲東西去靡  
不咨嗟嘆息所未曾覩此易之習坎與夫設險者必  
歸之王公豈非有所待而後興歟相機之英爽卓越  
挺挺有祖之成烈筮仕之始談笑指揮山岳震動而  
計臺之檄可以寬四顧之憂天下事何施而不可者  
今之所謂徒杠輿梁以濟民於道塗之厄者特其一  
端爾而濟川之功用實張本於此地靈人傑秀氣之  
所鍾第著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蕭氏之八葉



豈多耶伊考古之建功立事有便利於民其名必與之俱傳於不朽如江陵之有杜預堰杭州之有蘇公堤皆以能順導江海之勢而爲民之利遂以此命名矧今不遠數千里必經岩之上而過過者日不息思詠者日不止其岩之開導者雖不過數百步而往來者通兩川其功用豈淺哉於是命之曰相機岩蓋取杜蘇二公故事明道丞相家子也採衆論而爲之辭以慰遠近往來者之思而詔無窮其岩可磨可鐫刊此記焉傳千萬年相機諱崇字子欽端平改元州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

學說書兼縣學長郭明道撰

雁塔題名引

李正炎 邑令

皇宋開基資中屬邑內江登進士第舉不乏人有冠外省至秉鈞軸而題名尙缺嘉定乙亥令李正炎佐李憲熺追錄前人次第科甲像雁塔礮石而備刊之繼自今接武青雲大書不絕當益光前躅云嘉定八年春二月吉李正炎書

遊聖水寺偶成

蔡逸 縣尉

盡日苦征賦公餘散霽懷塞雲生古石宿雨溜懸岩



鳥倦晨猶伏僧眠午未齋高人莫相笑仙尉亦吾儕  
遊聖水興慈寺

蔡逸

二月春事半縣花無數開江頭連騎行江霧縹紅埃  
下馬坐清蔭觀魚大江隈行行歷山寺金碧森樓臺  
拂石有唐碑字老生莓苔緬想古今事悠然一傷懷  
解榼醉泉石徬徨不忍回辭徑下扁舟重開樽賸罌  
江烟暝川谷冰輪出崔嵬水面映金波流光浮玉杯  
蕩漾舟渚間往來恣徘徊一棹轉圓沙燈火來相催  
高歌賦厭厭會須期再來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一

題化龍山

朱真人

郭外郊西柳色芽東流注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  
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臨逢社燕一尊相對到  
昏鴉此邦物色吟成畫高謝山中景致嘉

題冷然洞

朱真人

江山秀麗有奇峯雲水悠悠物外通容足安夷尋達  
士無緣寄語在乘風

習儀資聖寺

侯亮

邑令

亂山稠疊苦紛紜中有精廬百不聞石磴高低盤野



谷竇龕鉅細起祥氛晨鐘猛斷千家夢翠壁橫遮半  
嶺雲我爲祝堯來往數山僧應怪踏苔紋

附古詩二首

銅牌詩 三堆山居人掘得銅牌一面上鐫二韻

塵世不我留身寄白雲浮若問真遊處三山與十洲

安邊軍詩

紹興十六年邑令董昌齡移徙新市平縣基土中得小碑鐫詩二韻

戰馬向風嘶荒雞隔水啼終日隨征旆何時息鼓聲

唐范元凱贈兄詩 查載

洛陽紙價因君貴蜀地紅牋爲弟貧南北東西九千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里除兄與弟更無人

元凱與兄崇凱同登進士亦自負其才故贈詩云云此首與李

太白贈金卿青山橫北郭一律并選載全蜀藝文邑舊志登李律今列入流寓傳

補載高峯寺古羅漢洞序

宋嚴 正

山舊有二洞開禧丙寅命工鑿其一啓三大士及十六尊者光相已各記其名若三大士則珏偕卯似孫所施也夏季之十有九日告成珏盥手爲之識其歲

月



續增

請諡蘇轍疏

宋趙雄

臣竊詳國朝故實名臣旣歿而不乞諡者往往因臣  
寮建請特賜徽稱故揚徽之之諡文莊宋綬寔請之  
宋祁之諡景文張方平寔請之張方平之諡文定蘇  
轍寔請之凡以尙賢報功昭示無極聖主之所以寵  
綏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  
制舉對策受知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  
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絕學長才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一  
嘉言讜論與夫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  
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於盛明之朝總覈  
之政誠爲闕典况自頃歲陛下加惠蘇軾賜諡文忠  
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槩與軾略同而宦  
達過之臣愚欲望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諡以  
示褒勸臣謬司邦禮職所當言况有宋綬張方平建  
請故事則區區僭越之罪或可望於裁赦也取進止  
淳熙三年三月奏允諡文定



明廟學重修記

劉定之大學士

天賦人以健順五德之性足以推於倫理施於治平由古及今降衷同也然有因其地而風俗異者非聖賢得位何能奉天命以淑世與我皇明建極海內詩書之化遠而才俊之出隆蜀之內江於京都爲遐邇昔英宗皇帝復位紀元天順初載其縣令稷山張泳見廟學自宋元兵燹屢經墮廢洪武以來建構惜民未抵壯偉思所以新之始興役於大成殿未幾丁艱去臨海謝熙繼來爲令克終前績凡聖賢龕像廡延

東西棟宇宏麗以成化二載冬落成自國初至今其成乃無遺憾此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與縣教諭蕭翰吉之安成人其學所育士多發科目今官於京者戶部主事李臨安吳玉請予記其言曰廟學在縣治西里許來山蜿蜒自岷山千有餘里廟學據山勢之所止長江繚其背平岫橫其面清泉流爲泮池左有小溪右有崇峯層巒疊嶂獻秀倚天觀其意以爲地之勝鍾於人凡在學者當有成也予曰然亦在乎勉學而已遭聖朝樂育之宏大久長而學不



勉是徒際斯時者也內江之士天賦於上地載於下  
學勉於中斯得之矣斯得之矣

新城記

周洪謨 榜眼

比歲朝家以平承日久爲制治保邦之計乃詔郡邑  
悉城其未城者於是內江宰臨海謝君熙旣城內江  
邑人戶部主事李君臨安深嘉厥功乃求予筆其事  
於石城高二仞一尋博一丈五尺周圍九里有奇以  
瓴甌非經久計故伐石爲之上覆屋數千楹肇功於  
成化元年秋畢功於明年春四門曰朝東曰鎮西曰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古

向南曰拱北副門於四維曰觀瀾曰通川曰景陽曰  
臨清城之外以內水爲塹水出岷江歷千餘里至城  
西乃繞而北又繞而東又繞而南又繞而西南距西  
上流僅一里許乃始折而東奇哉是水之環繚誠天  
塹也夫以石城之固而加天塹之險萬年保障計在  
斯矣雖然此特保障民居者耳若衣食以足其體禮  
義以明其心尤政之要焉君於三者旣并力底績以  
有令聞他日之繼官者固襲君保障居民之效尙惟  
保障其體與心之是圖也若不能保障其體與心則



民且爲寇而難禦矣石城天塹其何用哉故併以告後之君子

修學記

郭棐提學

孔子以道師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宗之歷代崇祀唯謹我明尤篤至公卿大夫何嘗一日不誦法孔氏者亦何嘗不由孔氏義路禮門出者倚與盛矣陳大夫爲內江四年百姓樂其樂利其利乃加意庠序學宮弟子羣言於郭子曰邑自洪武六年朔學迄今二百餘禩未修陳大夫鳩工新葺廟貌孔嚴是秋楊生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五

繼朝劉生應台吳生褒冷生節堅王生應期同歌鹿鳴足覘修學之功願先生一言以彰之郭子曰諸生知陳大夫之修學矣亦知孔氏之所以爲學諸生之所以務學乎夫諸生誦法孔子心何窮也然不知孔氏之學何重曰重倫何務曰務實然則學問之本歸於一以行五達道一者誠也誠體之已爲實心措之道爲實行事理施之治平爲實事孟子之善學孔子推其言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入孝出悌守先待後諸生日夕瞻仰豈違其訓哉亦務實而已矣誠體



之事親則實孝事兄則實弟事君則實忠隨事一以實心豈復有他哉苟不務此而止營利祿則豈大夫之所望亦豈予之誨諸生者乎因次其言授諸生書願相勗焉

中川十景記

康振提學

盈天地間一氣也清濁肇判渾淪磅礴峙而山岳流而川澤蕃蕪而爲草木英杰而爲人物是英氣之凝結而造物者幹旋於其間也故突出者成峯巒深陷者成岩谷窪者爲池缺者爲洞瑰偉絕特名士每樂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

遊而臨觀焉蜀之內江古中江邑也一水環抱九十餘里而邑居其中故曰中江隋避諱改名內江今仍之邑襟帶瀘合控引巴淪山川之勝甲於他邑邑之偉人美其絕特列爲十景若醮壇曉月龍洞朝雲華萼春暉書樓畫錦桂湖澄碧聖水靈湫與夫葛仙雁塔三堆東林之類是已先是十景不甚暴白宣德間黃門李公秀實求黃少保胡宗伯以下諸名筆發揮其瑰偉絕特殆無餘蘊矣邑令羅鳳正統癸亥冬奉命來宰是邑暇時與耆老環視耕桑因覽諸勝景者



老指曰某山某景也某水某景也旁觀洽玩咸集於  
令賞心娛目之下一旦介邑之隱士楊伯誠謁予曰  
中江之土地饒沃民俗淳厚其山川形勝之美足可  
臨觀而瑰偉絕特者則十景焉邑令省耕視歛獲悉  
其概茲欲圖卷以備觀覽敢拜一言以記之夫寰宇  
之內名山大川莫如西蜀蜀景之勝莫如內江故吏  
茲土者頻遊而熟玩之矣雖然一邑之大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勸士省耕之有道徵科息訟之有方當政  
通人和之餘一出遊焉則山川出色景物騰輝百姓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七

之聚觀欣欣喜色如此而繪圖以傳後不亦宜乎脫  
庶政未舉民心未洽則車馬管籥之音實爲疾首蹙  
額之階圖將不傳遊亦無益矣吾聞羅尹蒞政四載  
累著賢稱必出遊而民悅者也予且有鄉曲之雅故  
記景之辭不以頌而以規

道法會同疏

張三丰

伏以大道至大賴太上以傳機精微至精冀全真之  
演教法非道無以資其本源道非法無以顯其妙用  
道法兼備體用圓融切念洞春天水雲遊江湖懶散



悼彼日月已興大耋之嗟顧我行藏幸構桑榆之景  
或棲遲於林壑或窈窕於岩溪周孔諸書聊發端於  
幼穉老聃道德畧適意於龐眉霞友雲朋動念謾遊  
方外異人至士垂憐跼躄世間指以元微得腐朽再  
生之橐籥道斯蹊徑見劫刃不殞之卷阿紅鉛黑鉛  
煅煉方成影嚮金液玉液坐臥畧致疏通雖未臻了  
道之涯固以騁造元之轍倒拖藜杖入中陽之洞天  
詢此華封是內江之勝治叨蒙冰壺先生屈身問道  
投以琅函專志輸忱敷陳楮幣雖初覲高明之面已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六

稔聞清雅之音六甲風雷頓能藏於符篆三天將吏  
率已屬於指揮拯難扶危濟人利物公何不將此妙  
法以貽我却將是元機以奉公我幸遇鶴頸魚腮公  
亦逢犢鼻鼠耳膠漆相投當無離別之理道法同會  
總結非常之緣翻身梭透玉葫蘆選甚東西南北信  
手拈來金菡萏常存春夏秋冬仙諾旣容光鑑是荷

科貢題名引

楊慎 狀元

吾蜀科第莫盛於宋自建隆至德祐首禮部而魁廷  
試者三十人終宋世三元六人而蜀之陳堯叟何漁



居其二考之晦翁同年錄蜀得百餘人眉州宣和中  
一郡同榜三十三人成都楊景盛一家同科登進士  
第十二人經元兵之慘民靡子遺積以百八十年猶  
未能復宋世之半也獨內江一邑文風冠於一方自  
洪武至今進士將百人舉於鄉者三倍焉少司徒三  
峯高公輯一編以刻之用繼范金卿趙莊叔此其筌  
蹄云

雙節坊記

楊慎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九

蕭世建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之生母李氏也陳  
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  
雙節陳富順縣人年十九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  
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  
泣曰吾一背所天孤子將誰撫乃軀軀然厖翼翼然  
匪以世建爲命賣鑲釵市書冊勸以學長爲授室余  
氏余復天卒遺六齡幼孫曰蘅陳又以幼孫爲命益  
拮据治絲紬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六



褒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扶而飲泣曰町町孤孑生將奚託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惇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並推同門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嘻其難乎亶其傳乎內江旣稔聞之又讀東洲傳撫卷而嘆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厚人倫移風俗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書尙有考於余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科貢題名記

高公韶

侍郎邑人



國朝取士養之學校拔於科目藩服有鄉試天下有  
會試咸三年一大比凡以舉學博德純者將賴其爲  
民而立政也慮學校不能盡養復求之業儒於外者  
又慮科目不足盡取復設歲舉之制間行賢良方正  
與旣廩四十以上並賑濟諸例以畢招場屋久淹之  
士其榮爵報功更有恩蔭皆教胄而造就之視成周  
鄉舉里選之意益密矣然鄉會有錄播之天下類刻  
寘各學明倫堂之壁或鐫之貞珉豈徒誇哉激勸之  
意無窮也若吾邑地狹民貧家多世業詩書自洪武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庚午迄嘉靖癸丑諸匾隘不能載試錄亦復散佚余  
爰考抄輯以徵吾內江文獻之盛其科貢聯於一家  
者則註之以昭芳聲永與諸子姓氏相儔揚焉士大  
夫借觀者日至兒輩請梓以廣其傳因識歲月

自陳疏

嘉靖丁巳年

趙貞吉

大學士  
邑人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

真

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

罷黜以嚴考察事臣由嘉靖十四年選庶吉士授翰  
林院編修歷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左春坊左  
諭德兼監察御史謫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歷陞



直隸徽州府推官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署郎  
中事南京光祿寺少卿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叨轉  
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奉有欽依考察南京五品以下  
官員臣忝官四品例應自陳竊念器識凡下文采不  
章蒙聖明拔備館職一十六年然後付以成均之任  
未有毫髮之功以報至恩而間因奉使無狀自取罪  
責復蒙皇上寬其斧鉞之誅惟令置之遠方俾其思  
過而八年之間已復薦歷清省陟在卿下之列故臣  
之感奮圖報最切最深無以爲喻居嘗念臣樗朽之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材雖獲沾聖明不忍終棄之仁而臣犬馬之年已侵  
尋疾患屆於始衰之日圖報之心徒切鞭策之力莫  
前夙夜惶惶懼招鷓梁之誚以傷素絲之風而未敢  
以爲請也卽今考察京官正大彰黜陟甄別賢不肖  
之日伏望聖慈俯鑒容臣此時罷歸田里以警偷惰  
以清仕路則天下曉然知我皇上於一微臣所以育  
養懲艾湔滌之以成其材者已無不至又必待其位  
至見其終不足以克荷然後去之則莫不勸於義而  
奮於志矣此正我皇上所以御羣臣而隆聖主之道



之最切者也

自陳疏 隆慶己巳年

趙貞吉

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臣壽謹奏  
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近該吏部題請  
六年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許令自陳恭候宸斷臣叨  
官二品謹遵例自陳者伏念臣某以嘉靖十四年進  
士擢居史職庚戌之秋強邊犯順臣力沮羣姦和貢  
之議遂爲所構仰賴先帝聖明察臣孤忠罪止降用  
至辛酉之秋復蒙先帝收錄陞臣戶部右侍郎到任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一月惡臣者暗令言官逐臣回籍家食已久年力就  
衰已絕仕進之望矣恭遇聖明御極拔擢海內懷忠  
仗節困阨廢棄之臣洗滌而錄用之於時起臣吏部  
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皇上臨視太學錫臣以坐講之  
榮臣轉陞南京禮部尙書復特賜召還之命乃臣旋  
自南曹再供講幄則兼官分教恩賚有加遭遇之盛  
獨在廢起諸臣之右矣故居嘗揣捫實自懷恥竊念  
考教士修史日講敷言俱爲重任已非臣之淺陋所  
能稱塞况臣又當此垂老之年精力衰耗雖強矜持



而智慮不逮故侍從將及二載而報答未有涓埃當  
此大明黜陟以勵臣工之日所當急退以避賢路豈  
宜久冒榮祿浮沉取容以自壞名檢於晚節末路也  
哉伏望皇上俯念微臣青衫去國白首回朝故態尙  
存形影孤隻既不能爲人作桃李之私又不敢背公  
養籠罩之譽徒恃恃直終蹈危機故於此時懇乞骸  
骨願齋拙志生還舊山以消羣猜之疑終守知足之  
戒是我皇上旣擇用臣於廢棄之餘又保全臣於寵  
榮之後矣臣雖晚達而得善終又豈非至幸也耶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四

論營制疏

隆慶己巳年

趙貞吉

題爲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朝內外衛  
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  
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  
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  
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  
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爲營旣  
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  
時嘗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



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爲一團營矣洪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尙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衆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於先帝特設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於鸞夫於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將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以避嫌疑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於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



家與強寇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爲之寒  
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  
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況近日兵部曾推總督  
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  
之衆而能變弱爲強者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  
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  
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  
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  
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校閱凡將官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錄之嚴縱皆得  
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  
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於閫外事  
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  
持於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  
聽戍隨所用而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  
今若徒狃於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  
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  
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歸於一人而觀望推諉者



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於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於弱孰若分其權於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於強以壯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但軍國重務關係匪輕伏望皇上俯賜採納御批發下廷臣會議足以強兵杜釁裨益廟謨者俱令條悉奏聞恭候聖明裁斷行之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趙貞吉

奏爲懇乞天恩俯憐衰老容今休致事本月十六日該臣奏爲貪臣被論撫拾誣訐有傷國體懇乞聖明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七

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奉聖旨霍冀已有旨了卿宜安心供職不必介意欽此臣捧讀零涕感愧交至恭惟皇上御極徵用海內人士獨拔臣於衆人之中而置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之一遇也惜乎臣非適用之才而無以仰副皇上錄用之意臣雖有報國之願而不能隨順諸臣謀國之猷入閣數日之後卽有大同功罪之議數日之後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翕訛之騰沸以致今被詬訾之分拏此臣自取之罪也然謂臣愚則可遂謂臣專權亂政則



太甚矣臣名在五人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惟影  
隨形居家無賓入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  
專權亂政者哉臣昔論大同功罪正欲明人主賞罰  
之權今論營制分合乃欲復國朝軍政之舊然臣二  
議皆已沮而不行矣臣又何專權亂政之有凡此已  
蒙皇上神明洞鑒故不卽加誅戮於臣之身又令臣  
不必介意臣上感皇上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至深至  
重而螻蟻涓涖報答無地雖欲勉竭而不能矣臣以  
此自悼生悲而傷其魂臣又以此他防生懼而損其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魄被論已來數日之內怔忡戰栗匕勺未進蓋年已  
老衰些少心神易得驚散卽今已如癡如醉忘前失  
後况能輔政立事以無負重任也哉伏望皇上下大慈  
至仁念臣孤危之跡察臣衰懼之衷容臣比照近日  
尙書毛愷都御史王廷年老致仕之例俾得生還以  
見邛墓則臣之遭際可媲美古人感戴皇上曲成恩  
過高厚矣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趙貞吉

奏爲瀝膽披誠懇乞聖斷亟賜罷黜以謝人言事本



●月二十日臣據內閣接到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揭帖  
內刻臣爲庸橫輔臣大負簡任懇乞速賜罷斥以清  
政本以重鉅典事臣讀之不勝驚愧夫臣極庸劣誤  
蒙皇上拔授輔弼之職一年有餘感恩圖報惟知奉  
公孤立而已晝夜憂懼戰戰慄慄兼以才識庸常年  
齒衰邁屢招物議故臣亦嘗屢求致仕皆未蒙俞旨  
彼側目於臣者疑臣佯雖求去而實則戀位多居此  
一日則有此一日之異議故翁翁訾訾日惟思撫拾  
臣短而排擠之也臣已於五月內引先年大學士劉

忠拜掃例乞假求去又伏蒙聖恩不卽俞允臣欲擬  
疏再請適大學士陳以勤屢乞致仕故不敢同時率  
然瀆奏未久卽有防秋聲息臣於時義不當苟求去  
免今聲息稍停又值大祀禮成百工休沐之暇臣方  
圖披瀝懇誠上千天聽辭未及撰而韓楫之劾論又  
至矣假令臣卽日得乞骸骨已爲遲滯雖聖恩浩蕩  
然苟焉糜祿已踰一年况大臣屢被論列醜顏久居  
而不去其辱朝列而敗士節之罪不容贖矣臣安忍  
以此不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故臣敢因此際



哀鳴懇乞伏望皇上少寬斧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  
田里但臣尙有欲言之情不容避強辯之嫌而遂緘  
默以去耳敢爲皇上陳之夫楫言官也公朝之臣也  
今之劾臣果爲公朝而扶持立論乎抑爲私門而排  
擊異已乎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奉旨處分臣不  
敢瀆辨但其惡臣之深者只爲臣近日乞止考察科  
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拱之意不合耳蓋高拱欲藉  
手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彰大威權故臣乞收回成諭  
以阻其謀未蒙俞允於是臣卽日奉旨至吏部同拱

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楫謂臣稍涉親故卽  
巨蠹元寇極力救解曾經觸忤縱端人讜論恣意抵  
排者果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係考察之數  
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報復私仇而冒死陳  
奏欲以阻之今乃反謂臣欲爲報復之地可乎楫又  
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  
也臣往蒙特旨兼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恐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勿外  
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其兼總之權卽



古丞相亦不是過此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之竝立豈非欲以  
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明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月  
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  
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尙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  
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夫  
楫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  
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  
於此已見其端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

察而怯於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罪耳  
今楫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不從實供說亦不  
敢復曲爲拱諱矣夫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耳雖死  
不忘其主尙欲以尸諫臣受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  
去敢不以國家大禁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於君父  
之前乎伏望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  
內閣供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別選用老成之  
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來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已  
私者不得援此爲例庶上不悖夫祖訓之垂成下不



失夫諸臣之職掌可爲聖子神孫萬世之法矣

內外二篇都序

趙貞吉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爲內外篇也曰予意在備經世之法俾願治之主有所採擇耳經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卽經世之主也其位爲統其臣爲傳其令爲制其事爲誌其道爲典其德爲行其才爲藝其技爲術譬之於車輪轅輻轂軸蓋廂一不備非完車也能知七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統也則於經世之法如探果於囊走丸於坂亦易知而易行矣或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曰若此善矣曷爲贅以出世通無悖乎答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先秦之代聞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多漸奇英辟哲臣譯而保之於今六十餘卷矣閱深辨奧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旣云普拾遺聞可獨棄此而不錄乎烏得爲贅且子亦聞出世義乎化人知法以浮生鼎鼎百年勞蘊爲世也往者爲過去世續者爲未來世三世流轉未有涯際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此謂之橫出三世也又此世者五濁混混名爲欲界升之



爲色界再升爲無色界然升者復墜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升沈也此謂之豎出三世也界卽世也夫俾經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於化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爲悖或曰然則曷爲外之也曰內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爲主出世爲客化人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於世也非客義乎譬之家居爲主人出遊爲客子內則爲主而外則爲客也此就一人而喻也又譬之家有二子焉一耕而一釣則耕者名農而釣者名漁農在鄉而漁則在疆矣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三

其地與業固在外也非有意於外之也

忠州重修唐陸贄祠墓記

趙貞吉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卓者矣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遂使公功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爲之掩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也宜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流風泯墜無以妥靈爽而慰瞻式豈非後賢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閩中黃公



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往省公墓於南山之下見之爽然感焉卽命吏授式經始改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庖湍悉極繕緻已又增其封域大其表柱廣其稷畝蓋踰年而衆務俱備卽黃公遷爲川貴總督駐節辰沅而湖南羅公代之於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君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中李君副使樓君王君參議繆君僉事張君志合而聲同成黃公之美也受成董事者重慶府知府薛君趙通判偉黃知州器重自指揮世簪役勤而事集相黃公之志

也聞二公又欲訪公裔於嘉湖謀卜於其家太保東湖公而未卽至至則典祀有人愈備也嗟乎公沒千載而崇報之事至是始備非諸賢力取以爲已責而任之抑安能慰已往之忠悼而成曠代之偉觀若是之盛也哉乃黃公頃以書抵予則惟欲予抒實事以張風教不啻悼其不遇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佞安得不掇公之大者於以諗吾巴蜀夔庸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恨於裴氏之子而重爲公戚戚也哉予聞之公之所以軒輊



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  
經世之才也學術之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道  
誠得其一端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况於  
四者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難儔者  
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如賈傅而  
術不疎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負其忠與才耳韓公  
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宋  
之范公希文乎身總四道足以似公而予亦以爲知  
言觀其言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  
義趣含軌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公英  
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卽其四十罷相已幾不惑  
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龍驟虎變而散之無  
垠遠擯之則聲藏光涵而斂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  
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謂公直躡道真而爲亞聖之  
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傅崖之有臣如此而未盡  
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  
於一時而爲公淹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  
樂前修而見之卓也孰爲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



告吾巴蜀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應詔祈修省疏 節錄

楊名 探花 邑人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八月慧星見東井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疏略曰汪鋹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宜賜修省以弭天變 疏上觸怒下獄戍邊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修諸葛井祠記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工堅固非俗工所能為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托之名然侯之為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為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臥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惟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亾而漢之



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真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卽火井  
其勢漸微闕而噓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  
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  
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  
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蘄谷王公以大中丞拊  
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  
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  
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

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礮以利民用井  
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  
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  
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之爲  
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  
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  
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爲學與夫  
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  
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



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畧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模之宏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兪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真以管樂自許嘗爲後

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唯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爲正而拘



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葉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  
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  
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繫豈  
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  
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  
不及見侯尙幸見葉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  
哉

勸農記

楊名

余暇日嘗讀諸子集則見西山真先生屢爲太守有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諭同官諭俗諭州縣勸孝勸學勸農諸作義明旨遠  
言約事盡要皆可以庸人爲善而勸農之文凡六尤  
簡易通達精切懇到真所謂民之父母其大意謂農  
爲國之根本而勤爲農之第一義故曰勤於耕畝土  
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  
於糞壤苗稼倍長又曰爾於斯時宜悉乃力於耒於  
耜於溝於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於田  
疇孰餉孰饑孰得孰失我勸爾民寧苦無逸其教之  
勤者備矣又謂凡以害民之勤者其事有十而上下



各任其半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健訟  
五曰好閑五者之不改則妨時廢日是為游手之民  
困窮所不免也係於上者曰不時之科斂也曰無故  
之追擾也曰夏稅秋糧已納重催也曰盜賊之殃未  
除也曰豪猾之侵未戢也五者之不去則雞犬不寧  
是則為剝牀之災民愁以嘆所不免也且最後復舉孝  
經庶人章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而釋之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  
豆麥粟麻芋薯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

瀦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  
田宜早低田宜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  
田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  
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  
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  
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  
得常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  
華莫喜飲酒飲多害事莫喜賭博好賭破家莫習魔  
教莫信邪師莫貪浪游莫看百戲凡人皆由妄費無



節生出許多事端既不妄費自不妄求自然安穩無  
諸災難此便是節用夫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  
能供給父母全此二者卽謂之孝故曰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先生之勸農如此嗚呼孰不爲上而先  
生不忘乎民事孰不爲民而先生不枉乎天真余嘗  
欲集其要者爲一篇勒之金石播之閭里以廣先生  
之惠而贊明王之化顧勢有所未能而時有所未暇  
徒托諸臆想也已今年夏分憲阮公訓飭諸有司聿  
治陂堰以興水利維茲下邑奉以夙夜安居縣乞文

請勸農事以颺於有衆予聞而嗟然不愛迂愚備述  
先生之文使勒於石繼今以往凡邑之治人者之觀  
茲也則有序諸月令修其常職慄慄寅畏而不敢侈  
肆者矣凡邑之食人者之觀茲也則有力其常事供  
諸常賦孳孳勤勉而不敢怠荒者矣禮義興於食足  
之餘上下交於情洽之後往古淳風可以自致勸農  
之義抑又何以加諸是宜以爲勸農亭記



僉

陝西按察司事

隴右道門泰錫祐圖書序

復可讓

秦

永樂十二年九月一日僉按察司行隴右道逡巡西方趨  
謁府下敬捧皇考太祖高皇帝御製祭文一帙泣而言曰  
臣之祖父世居關中歷官西蜀以儒而起家初授秦州訓  
導擢左贊善拜資善大夫禮部尚書以疾卒念惟祖父代  
荷天恩思無補報裝潢錦軸世襲珍藏請起殊文以傳後  
裔惟復可讓恭讀聖文經天緯地商書灑灑周書噩噩炳  
炳烺烺日星交映惟予小子奚敢贊一辭伏觀太子少保  
茹公有云拔西秦之士卒任宗伯之高名無絲毫之瑕玷

內江縣志

卷之十

藝文

聖

盡尋丈之忠貞翰林諸公所贊德宗一代位列六卿爾之  
祖父雖在泉壤之下亦有光哉今爾繼承先人之業由縣  
宰佐領洪綱積善之久亦何負於前人惟少時朝夕在先  
皇側悉知乃祖之純誠所以先帝待以不次之位秩五典  
治神人和上下誠千載一遇明時也世儒豈能過乎噫古  
之學者立身揚名以顯祖宗蔭其子孫雖遇君有遲速及  
其得志施政教於天下以資治道寧有幾及至於克新之  
誠乃孫之孝斯無媿乎古人註之金石以垂永久原其所  
文列諸卷末奎文在上照耀古今特因所請拜手謹識云